禮記章句

吾師荊溪　任釣臺先生以理學文章負海內鉅儒偉生生平著述倫賈董之醇茂制義古文鏤版行世久已家弦而戶頌之而尤潛心象緯穿穴經術提鉛握槧歷寒暑不少倦神凝意會寔能發前人之所未發奄有唐宋以來諸儒之長年逾六秩成雍正癸丑科進士授職詞館

憲廟夙知其名即
名入為
皇子師震宮寵禁禮接優隆
今天子御極後累加遷擢仕至宗人府丞
嗣
上特下明詔選舉經學猶稱述其名以為
程式 先生雖晚遇而遭際
熙學右文之盛屢荷

待達殊知信手經明行修實至而名副者於保
於乾隆丙辰鄉試幸出　先生門下其
時年尚髫齡學殖淺薄頗　先生之
賞識而獎許之者特至函丈追隨契誼
殊篤惜也後游日涉值　先生當臻耄
耋旌以仙籙未蒙親炙之私往而追溯
儀型雲亭馬帳夢寐依之迄今三十
餘年如一日廿　先生之孫慶范及門

下士近擇其四書約旨禮記章句二種去年冬遠以尺示謹受而讀之竊見約旨一書言簡而義該似足發明孔曾思孟之意旨蓋從沉潛體味而得之殆不愧為紫陽功臣非蒙存淺說之約等書所可比類而語者其章句一書參酌乎唐孔穎達宋朱子元吳澄及

本朝人萬城蔣本列為統宗明倫敬身

立政及禮論禮論樂通論之目復博采列朝名家說禮之言間或參以己見表於世俾由是体之身以施之家國洵有係而不察矣夫仰岱嶽之高者鮮能窮其巔頂泝河海之廣者鮮能究至原委係於先生之學問淹通涵蓄不可測量亦猶是耳今此二書者祗以窺見其一斑而 先生之學有根柢孚於信今而傳後者已於是

守左氏學遺範雖邈遺芳未絕循誦
遺言撫懷若親承謦欬而昭然發矇者
同此述其生平而敬綴一言於幀末亦敢
妄託於韓門李漢皇甫湜之倫謂足以表章
第一流前輩畧以志淵源之有自云爾嵩
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正月下澣吉林門人德保
謹跋於粵東官署

禮記章句自叙

世傳五經舊矣然禮記固非孔子定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四經具在而禮獨湮沒惜哉漢河間獻王收孔子弟子書百三十一篇劉向校之亡其一後又得孔子三朝記明堂陰陽記王氏史氏記樂記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并爲八十五戴聖又刪之損益離合爲四十六（戴聖所刪今名大戴禮其合者如釁廟禮入雜記中坐如尸二句入曲禮中分者如朝事篇分爲朝義聘義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篇）可謂博收而慎取之矣馬融取諸劉向增入者三樂記并及月令稍遜明堂位益考四制不知出自何人

約大戴本命篇竄以己說而朝義復亡今所傳四十九篇者是也鄭康成註之唐孔穎達疏之遂列諸經與孔子所定易象詩書春秋參矣或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此以論冠昏飲燕射聘諸義則然他篇不可槩論或曰治天下大法在周禮是宜經然作聖門庭閫奧若大學中庸探禮樂本原若禮運樂記其言與易傳詩書相表裏曲禮少儀內則尤治身治家要法非是周禮何以行哉記四十九篇言喪祭蓋半而喪居三之一古人于此兢兢焉此蓋即禮之本也而或乃廢之謬矣月令王制別雜秦漢要亦撥之廣

夏商周爲多傳曰禮與時宜學者苟探所謂得聖人之意因時進退而以道爲權度夏可師秦漢亦可監也何必成周漢註唐疏多附會要所援據雜而不越義蘊殊可尋宋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精粹越諸儒然自是漢儒之學微矣學者牽于所聞或餙虛辭以自遜不務會通而妄相訾謷奚益夫聖人之禮將以宰天地順萬物其事行于班朝涖官之地而義皆寄諸學者誦說討辨之中學者討辨極于微渺而後施之銖黍不爽其衡儒者之論荒而悠謬漸浸于朝宁秦漢以迄元明菲議周禮而輕變之本末失衡

輕重倒置君臣之交壞于秦父子之恩薄于漢唐爲母三年而夫婦之序廢明爲妾母服斬而適庶之分淆中乎人心浴乎風俗雖一時議政者過要亦學者講不精理不明之致也故曰禮之義明而爲事可得而理矣逆幸生

聖世沐浴教澤于禮之意竊與有聞因朱子學庸章句悉取戴記條其次補其闕正其違通其異而尤慎于喪凡有關倫紀之大而爲淼漢唐宋元明經變者著其說俟定禮者酌取焉康熙戊戌義興鈞臺任氏啓運叙

禮記章句目次

荊溪任啓運定

卷之一

大學第一

中庸第二

右二篇統宗皆子朱子章句而鄙見附焉餘皆斷自鄙見而取諸賢足之

卷之二

內則第三

夫婦內外

父子

少儀第四

兄弟長幼

玉藻第五

君臣

賓主朋友

飲食之制

衣服之制　深衣篇并入此

右三篇明倫

卷之三

曲禮上第六

通論

威儀

起居

拜禮

奉持進走
言語辭令
飲食
問遺
車乘
雜禮
右一篇敬身
曲禮下第七
朝聘會盟
建官
稱名
諱名
卜筮
重宗廟
尊朝廷
守職死官

夫國
復讐
凶荒
災變

王制第八

爵祿
巡守述職
賜諸侯
征伐
田獵
國用
經野
教選
刑罰
關市
史官
質成

慢老

卷之四

月令第九

授時布政

世子記第十

教世子
立學
視學
養老
正公族

大傳第十一

睦宗族

學記第十二 教學

右六篇立政

卷之五

冠義第十三 嘉禮一

昏義第十四 嘉禮二

鄉飲酒義第十五 賓禮一

燕義第十六 賓禮二

投壺第十七　賓禮三
射義第十八　賓禮四
朝義第十九　賓禮五　此篇孔本逸今補
聘義第二十　賓禮六

卷之六

喪大記第二十一　凶禮一
　喪禮大綱
雜記第二十二　凶禮二　舊分上下篇今合
　喪禮細目

喪服小記第二十三 凶禮三 服問篇并入

喪服降殺

奔喪第二十四 凶禮四

喪禮之變

卷之七

喪義第二十五 凶禮五 檀弓之半問喪三年問間傳喪服四制等篇皆併入

檀弓上第二十六 聖門論喪及行喪禮得失

檀弓下第二十七 君卿大夫行喪禮得失

卷之八

祭法第二十八 吉禮二

天神
地祇
社稷五祀
宗廟郊禘祖宗
功德
祭物
祭服
庶殤
貴廟
遷廟

祭義第二十九 吉禮二

郊義
社義
蜡義
宗廟祭義

明堂位第三十 吉禮三

祭禮之階

曾子問第三十一

五禮之變

右十九篇五禮

卷之九

禮器第三十二 郊特牲篇半入此半分入冠昏祭義

禮運第三十三

右二篇論禮

樂記第三十四

樂本第一　樂法象第七

樂論第二　樂化第八

樂禮第三　賓牟賈問樂第九

樂情第四　魏文侯問樂第十

樂施第五　子貢問樂第十一

樂形第六

原分十一篇皇氏合

右一篇論樂

卷之十

表記第三十五

坊記第三十六

緇衣第三十七

禮記

哀公問第三十八
仲尼燕居第三十九
孔子閒居第四十
經解第四十一
儒行第四十二
右八篇通論

禮記章句目次畢

門人德保編次

禮記章句類例

禮記劉向戴德戴聖馬融互有損益篇次必多違異今所傳者唐疏孔穎達本也鄭康成註儀禮序次一從劉向貴賤不相踰吉凶不相雜獨禮記殊紛錯今孔疏稱劉向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深衣屬制度月令明堂位屬明堂陰陽投壺屬吉事冠昏鄉飲燕射聘義屬吉禮喪大記小記雜記奔喪問喪三年問間傳服問屬喪祭法祭統祭義郊特牲屬祭樂記屬樂四制篇別錄所無餘十五篇屬通論劉次如是鄭何故違

之間南北分治時梁有皇甫侃齊有熊安生各傳禮業今熊氏所傳大學與孔本絶異孔疏以皇本爲據而于樂記言鄭目是樂施三樂言四樂禮五今以樂禮爲第三或記家別起意趣是今同非鄭次疑皇變鄭目而孔因之也唐魏徵病其襍亂定爲類禮二十篇其書世所罕覯宋程子删定未了其書亦復不傳朱子採入儀禮經傳多所考定而喪祭二禮續諸黃氏其於禮記不爲完書元吳澄三禮叙錄別捃逸奔喪補儀禮之經冠昏鄉飲射燕聘義爲儀禮之傳記之存者僅三十有六篇爲通禮者九曲禮少儀內則通記大小儀文而

深衣附焉月令王制玉藻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爲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則喪之義也爲祭禮者四祭法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則祭之義也爲通論者十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爲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文特雅馴故以爲一書之終而考證則又取雜記之贊廟列諸逸經.增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小記服問大傳合爲服義四制問傳三年問問喪合爲喪義雜記及檀弓之半分入此二篇禮運郊特牲祭統多入祭義曾子問散入各義又改禮記之名曰曲禮使與儀禮匹而以內則少儀曲禮諸篇隸之.凡君禮入盛德第一臣禮入人官第二子禮入立孝第三女婦事父母舅姑入內則第四少事長入少儀第五揖讓進退爲表記第六學記第七樂記第八凡八篇揚士奇謂此書吳邑侈僭所定羅倫謂名篇取義非後人

所及疑公定篇目未成書臨沒授意子孫後人因纂入成之也其所紬者蓋多矣　國初汸城溧陽人字嚴尹隱士謂儀禮所闕者多即補之亦不為完書而禮記反成殘缺不如兩書互備因取禮記條分規合定為三十八篇考其功勤過于吳氏書名禮記通識其前後目次詳各篇題下然與愚意又有異同者復酌之朱子參之吳氏更其後先補其闕略定為四十二篇

大學本小戴之第四十二中庸本小戴之第三十一自宋仁宗以此兩篇賜新第王堯臣王拱辰等天聖五年以中庸賜新第王堯臣等八年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兩篇特重迭加講究至朱子作為章句聖

學之門庭閫奧粲然大明遂與論孟並稱四子與盛訓既與論孟並列即不當復厠之禮記曾思二篇禮記之心膂也離心膂于骨膚則不特內則少儀王制月令及冠昏喪祭皆為徒法即大學所格何物中庸所擇何善修身齊家之則為天下國家之經不皆空言而無實與故合則兩得離則兩失今仍合之冠二篇于首

孔本曲禮第一戊本冠義第一朱子嘗稱內則為古經曲禮為禮經之記冠昏諸義為禮經之傳夫禮必有經而後有記有記而後有傳且吉凶賓嘉禮之目貌言視聽禮之

儀親義序別信禮之實朱子小學亦先明倫故以內則爲諸禮之首.

內則原篇先父子今先夫婦者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本篇亦曰禮始于謹夫婦也.

少儀一篇鄭孔以爲細小威儀朱子以爲少者事長之節其附入者雜耳因猶其雜亂取他篇之言弟者補之今斷從朱子次內則言孝之後.

玉藻一篇多言君臣朋友相接之儀朱子分臣禮及士相見禮今但就本篇差次之先君臣次賓主朋友五倫之禮

亦略備矣　飲食原屬內則今按中饋固婦人之職而子之於父有視膳臣之于君幼之於長有侍食主之于賓有進食故移而置之于後且與言衣服者相次也　玉藻言冕服及深衣而深衣未詳故折以深衣篇入之至所云邪梓之心無自入則又敬身之要也

曲禮二篇言委曲威儀五倫五禮無所不有今既別其言五倫者入上三篇因取上三篇言雜儀者屬之此篇又子其中別治身者爲上王事國事爲下先治己後治人程子所謂有天德然後有王道有雎麟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

法度也。

王制成于漢月令作于秦皆不虞夏商周之制而稍更變之且雜以時制雖曰未純要亦近古所言皆王朝禮故次曲禮下篇。

王制月令雖出於漢儒然猶近于經世子記以下則純乎傳矣世子記言敬世子正公族而大傳亦言敬宗睦族世子記言立學養老而學記亦言嚴師敬學故遞次之。以上十篇內而治己外而治人細而起居食息之常大而體國經野陳常贊極之則王道規模庶幾略具。

禮記惟軍禮無專篇或古人尚德之意然車乘之制田獵之法征伐之用散見曲禮王制月令諸篇可參考也冠昏鄉禮燕飲投壺射朝聘皆賓禮喪凶禮祭吉禮節文未備大體具焉

冠昏家禮飲鄉禮燕射有鄉射有大射家國通禮燕國禮朝聘有于王有于侯國與天下通禮禮自家而國而天下故又以爲序焉

投壺古之逸經射之細也且亦飲燕所用故附之飲燕之後射義之前

朝義聘義大戴本爲一篇名曰朝事小戴分之爲二今本有聘無朝不知何時逸之也朱子採入儀禮文視大戴爲略吳氏改爲覲義文稍詳而與先王父錄本又小有異同今參合之以補其闕

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皆劉敞所補因朱子取之故亦附錄因非小戴所有故不列目次中

喪記于喪故詳喪大記一篇君大夫士禮皆在雖不及天子而大體具焉故以爲喪禮之正經雜記多喪禮之節目故次其雜者而列大記之次喪服小記則喪服之義也奔

喪則喪禮之變也故遞次之而取他篇之言喪者各以類附

喪義一篇原目無其名今按檀弓所據有與祭義文絕類者必皆古禮之義疏今合為一章若問喪三年問間傳喪服四制四篇皆明喪禮隆殺異同之義故倣吳氏合之為喪義篇以從冠昏諸篇之例

檀弓所載多後人行喪禮之得失故列之喪禮之末

祭法一篇大約本國語展禽論祀爰居而小變之其闕略殊甚今取他篇言祭者悉合之以天地社稷五祀人鬼略

條其次

郊社之義略見郊特牲祭義一篇惟言廟祭耳今取合之亦以郊社蜡廟條其次祭義言廟祭甚精微祭統言廟祭甚㡬大亦并取合之古之君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廟祭之義明而郊社之義亦可想也

明堂位篇祭器略具而魯之郊禘亦祭之變也故列之祭禮之末

曾子問于冠昏朝聘喪祭之變無所不周劉向僅屬諸喪非也故斷為五禮之卒篇

禮器禮運禮之總論也郊特牲本禮器之下篇先總論後分論據斷處首數字立名若士虞之既夕耳今既取其言冠昏祭者入各篇餘仍合之禮器

禮樂異事而同源后夔典樂屬於伯夷周官樂正統于宗伯樂記本別一書而劉氏馬氏合之禮記亦當禮至大備大順則樂興焉故次之禮器禮運之下周子所謂理然後和禮先而樂後也

天命道之原一貫道之極先大學中庸而後內則少儀諸禮乃綱舉而目張及樂記之同節同和仍殊塗而同歸矣

此所謂一實萬分萬一各正而然於是萬爲一也其餘人篇亦出七十子之徒以不專言禮故附之後而表記坊記緇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經解儒行一類略倣吳氏而儒行最駁特殿之

禮記名爲小戴迭經諸儒竄易實非小戴之舊故亡失亦多如朝義則逸其篇內則妾事夫人則逸其節檀弓吾將安仗則逸其句今凡見他書引述有明徵者悉爲補定若非本篇所逸如王后生子及名子不以官等禮則但附之小註不敢攙入正文

曲禮少儀雜記小記等篇皆記者隨時掇取不盡爲差次
則條理不通養老禮見內則又見王制樂化篇見樂記又
見祭義實係重出刪一爲當其餘各自成章不便割裂或
辭同意異不宜刪合者俱仍其舊間有附入一二章參合
一二語者亦以其類似云
大戴禮孔氏家語汲冢書荀子呂氏春秋淮南鴻烈解劉
向說苑新序唐月令等書非此因彼則彼襲此字句異同
悉資互訂餘若伏生書大傳韓嬰詩外傳董子春秋繁露
孔叢子陸賈新語賈誼保傅傳白虎通義蔡邕獨斷等書

大學與二戴後先並出凡有關涉悉資証佐焉古註鄭王二家爭勝孔爲鄭左袒王是以不傳然即孔疏駁論中王實有理勝者不可誣也他如皇熊諸家見于註疏方陳應劉見於集說葉時禮經會元姚舜牧疑問湯道衡新義郝敬通解徐師曾集註徐乾學讀禮通陸隴其讀禮志疑萬斯大學禮質疑毛奇齡經問等書思反覆參互或始睽而後合或昔信而今疑或百是而一非或兩存而交備總求揆之天理而當質之人情而安考之古而有據推之後而可行非敢求異前人庶幾可俟來哲云爾其餘

他書話說若杜預韋昭郭璞邢昺高誘顏師古張守節等

文集自蔡邕韓愈歐陽修迄　本朝汪琬顧炎武等字書

自說文韻補玉字典等雜書如山經水評醫疏麻法農書

凡可採訓皆援取焉

禮記章句類例 終

禮記卷一之一

子朱子章句　任[illegible]附註

大學一孔本第四十二朱子別爲章句又入學庸第一今定爲禮記第一○大學者大人之學人生八歲或十歲則入小學先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天子之元子衆子則入於成均諸侯卿大夫元士之子各入于郊學亦有選而即入成均者民之俊秀入于黨之庠遂之序以漸升而入於郊學爲天子六鄉所升及諸侯郊學所貢皆入天子四郊之學大司徒掌之又三年拔其尤則入于成均而與天子之元子衆子齒此其人皆有國家之責治平之任則所爲誠正修身以立其本者愈不可不講故以大學名篇大學有石經本（見鄭覽古言）有小戴本（見今禮記）有二程子考定本（見二程全書）伯子叔子本亦異有朱子考定本今所列爲四書者是也宋儒若陸氏明儒若王氏本朝若李文貞皆謂不如小戴本易請禮記自劉德一百三十一篇後經二戴刪并皇[illegible]北屬次各殊體之將

古此地而疆界屢更就朱子親自覺井井運註禮記
本因朱子章句故于朱註槩從原本間有蠡測附之
圈外云○朱子曰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
學入德之門也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
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
不差矣又曰秦漢以來儒者既失其傳故其舊文共
錯殊甚而訓詁亦多不能得其微意今推本程氏緒
正之仍別為章句讀者宜盡心焉則聖賢之學可漸
而進
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運疑如字○

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
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
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
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
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
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

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運謂親親之也盡父母斯民之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之各有以遂其生復其性也程子據作新民改親爲新但傳言親賢樂利言慈者所以使衆言民之父母似親義較多蓋親該養與教新則但以教言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運謂知止未能至至善之域而望以爲歸也蓋學莫先于立志以堯舜之聖爲必可爲以唐虞之治爲必可復志之所向行必赴之隨其身之所居事之所接無不于志之所向者而求至焉則能定者意日趨於誠靜者心日趨于正安者身日趨于修而凡家事國事所以處之者必日進于精詳定靜安慮有常而日上者其進進又自不同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

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逕謂物卽格物之物人之生也萬物皆備于我天下無性外之物而就物而論則有本焉末焉物有本末則物物之事必有終焉始焉于此而不審其先後之序必有雖施而不孫者以起條目必先致知格物之意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國之治平聲後凡用力理之者放此○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逕謂明明德于天下者萬物皆備于我不舉天下而

平之不足以盡吾明明德之量也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有本末固如此此之不可不知也知其在家家則知遠之近矣知其在身則知風之自矣而身之末推心心之發爲意心微而意己向于顯此其微之顯者尤不可不知也欲致其知在于格物管之木焉指其根謂之本指其枝葉謂之末本一而末萬要非二物也自本至末一生理之所貫注也生理之存爲心生理之流爲意格也者自本至末爲大爲小爲近爲遠各見其情各識其理而後可各如其分以付之無所不窮亦無所不貫故必格物然後能盡物天下之物盡而後吾萬物皆備之性盡也故欲明明德於天下必自格物始也誠意正心修身明明德之事齊家治國平天下新民之事先後之中又各有先後焉欲知其事之先後必在格其物之本末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國治之治去聲後凡已理者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

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通前此節覆申止文物之本末知之既明則事之始終自得其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或言天子乃有天下大夫士庶止有家耳本同而末異○通謂諸侯之子世其國即與天子共治天下大夫士子繼其家即與君共治其國而凡民俊入于大學皆將有卿大夫之任即皆有治國平天下之責堯舜君民之事業豈能一時猝辦哉故必誠正以仁其身使根本之地生理具足然後自家而國而天下生意周流枝葉茂密無非仁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通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國天下一仁之所自流也不仁其身根之生理盡矣所

原皆薄幹且枯也而欲枝葉之茂豈可得哉○按古本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李氏光地曰知天下國家以身爲本則知身心不可以放縱苟且自私知本亂而末不治則知治天下國家不可以智力權數相取此謂知本總所先後言此謂知之至也結物格知至意必知本而後爲知之至合知本而言知至非古人之知矣李說與朱子異然必知本而後爲知至所謂一以貫之非多學而識之知也其義正與朱子說相發明但如此則不分經傳矣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凡千五百四十六字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或謂孔子之言曾子之意無據按隋志言漢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書百三十二篇

書稱孔子殁後七十子共撰所聞為記而大學在為誠意章明有曾子曰句賈逵言孔伋窮居于宋懼先聖之學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子思正曾子之門人由曾子而上溯孔子無疑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遜謂天者萬物之統也我之明德命于天人之明德亦命于天即我之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亦命于天知天命之可畏則明親之功自有不能已者而滿乎其庶終身由之不能自必其至矣此傳釋經之特筆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特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遜按人就不有身身就不有心心就不具此明德而能自明者辭竊可不愧哉可不務哉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也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滌彼人皆有明德而不能自明皆習染累之也承上文切指明明德之要蓋不待新之而原無污者生安之聖人學利以下則非此莫由矣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此乃由明德以及親民已欲其新則親民者亦望其新且民共有此明德亦孰不願自新者而忽而醒者俄而昧激而奮者隨而怠志不肯力不繼氣不足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作之之法依熱備矣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此乃言明德新民之止于至善命天之明命也所說天之明命則其命新矣天命之性與天無間爲物備性故學不至盡物之性不可言盡性也不至于盡

性隆天亦不可言盡人盡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位財焉
其學則民素其位而行能盡其性者達天也仲尼學不厭
日新又新德致不係作新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新命也
有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李文貞曰命賦于生初以棄乘
首命中于生後以明成言降于初無不善應乎後無不公
卿有氣之不同氣數之未定而聖賢于此豈其理成其
能人地亦子斯自新新民皆欲
通其變神其化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止于至善也○
總結上文
以起下文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則至善之當止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綿○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

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明德得止必先知止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明定靜安之至乃能慮而得也辨擬者定靜安之至然者不待思慮而明無不察而敬止者不待勉強而篤無不當然物各得其止而蓋不學之敬定志向以爲之一成從定而無定於初學之靜也心不妄動於了成就新而無靜發定而無定靜而無靜所請安也知此其中慮不迭而得處從容中道從心不踰爲故日定解安處有當而日上者進進不已超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

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匪謂學以明其理格致之功知之事也修以踐其實誠意之功行之事也恂誠慄敬也存誠主敬則心正

矣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則身修矣至于民不能忘則家齊
國治而天下平可知蓋明明德之至善師有以統乎新民
也朱子此詳亦最精密蓋學必講乃明講者求知之始既
講之又習之則溫故而知新矣討又窮究之惟恐信者或
有一非論文辨議之必求至是之歸也講習討論熟于平
日者察又慎于當幾克去私之勇治去之淨盡也嚴以防
其大密以察于微則物欲不得乘我于投我下隙矣而
又武以任其事毅以致其遠希聖希天純亦不已也誠于
中必形于外如而宜爾而若光于上下其
盛灼于四方其人也德之盛而業斯大矣 詩云於戲前王
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
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烏呼樂音洛後凡既得而喜悅放此
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
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
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
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連謂其賢者與則之
貽其親者功德之庇其樂者親遇之風其利者農桑之[illegible]

前王往矣而其親其賢其樂其利猶存使天下後世皆有以正其德利其用厚其生而老老幼幼無不各得其所此因上不忘而言見親民之至善不外乎明明德必如此而後爲明明德于天下也○朱子曰此兩節咏嘆淫泆意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下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凡事有本而後有末者物理自然之序先立其本而後繼

乎末者亦學者當務之序也所性之理仁義禮智而仁其本也行仁之要親親仁民愛物而親親其本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知即智愛即仁此貞下起元之初也由是昏宥定晨有省仁至而[illegible]自生在親寒稱問衣燠寒度其宜省仁至而義自生于此一天其則節于孝未盡所謂惟于理有末窮故其知有不盡學者當因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也夫人之生育五倫焉有五事焉分殊理一相爲釋緯故能孝者于兄弟必友君必忠友必信氣必和容必嫓[illegible]必恭親必下手舞足蹈而不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親親者必仁民愛木毁默皆以將親親者必愛物足于此即通平彼自本至末一以貫之無非仁也格乎此乃可謂求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知至此乃可謂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不然爲屑于蟲魚草木註治于訓詁詞章遂其末忘其本此所謂玩物喪志者也豈格物之詣哉後世誣訾朱子者矣以此爲口實愚撤亂朱[illegible]所申之以明朱子所謂格

物原非逐末而忘本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毋音無惡好上二字去聲人心之愛憎下二字如字在物之美隨後

俱放此謙依鄭讀慊〇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焉〇運謂自欺云者不惟知惡可惡善可愛而匿假飾美與夫須情苟且之為欺也有為而為已賊于於約而為忝亦欺于終為信前人不証諸已信心而往物理有違衛無欺亦欺也然此欺者索而自考原無不知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慎獨其要全在于此意外無

獨必外無意正心先誠意提其要也誠意必謹獨決其幾也又釋經之特筆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讀為黶○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運謂君子之學毋自欺為要人即可欺己之獨知不可欺也况乎人亦終不可欺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運按人學者曾子之意而于此獨揆曾子日明曾子生平得力處在此慎獨要緊為人處亦在此慎獨于思念之初發中庸言戒慎恐懼亦特揆其要于慎獨時于指

用視在已形而所指所視者正此意方動也獨中自照信凜凜矣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運謂誠正修之功備而後德成心實者由意以達心體胖者由心以達身而心之廣未有不由心之至小出也齊以察之不留一毫之懷怍而後不懷怍之境出至仁義禮智根于心然後粹而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夫是之謂心廣體胖而要必自誠其意始故君子必誠其意意誠而明明德之本立新民之本亦立矣故曰天德王道其要在于謹獨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旨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

而功不可闕如此云○運按皇侃所傳戴記此章下次淇澳二節次康誥至止於信十一節次聽訟章節明儒所存從古本者也就古本之序觀之學修恂慄威儀承德關身言明明德之至善至于如此親賢樂利承民不能忘言明明德于天下其親民之至善至于如此克明德四節承明明德之至善盤銘四節承明明德于天下親民之至善而中古之聽訟一節獨言新民必本于明明德而仍以此謂知本結之其皆係之誠意章者見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即中庸以達德行達道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皆先立乎誠之義也能安所傳則此謂知本二句在其本亂節下而聽訟節即大其下以中此謂知本之義而康誥以下及淇澳二節皆在篇終以三綱起以三綱結然則古本與朱子本節次雖殊要其義原未嘗不一矣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

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好如字樂音教凡未得而蘄之讀效已得而快之之讀洛後放此○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今文貞曰忿懥四者心之發乎身也心失其正則身之容貌顏色辭氣亦因而不得其正通解四者有動乎中必形乎外志壹之動氣有觸于外亦賊其中氣壹之動志求丈不曰心有而湞曰自有身身之有此皆心之不得正必推之而見身心之切初非二物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通按此一節又顯揭之石經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蓋心有動而逐物者有所在而不在也有靜而坐忘者無所在而亦不在也惟敬以直之前無物而常在其非禮勿視四者所為敬以直之也親

聽言動者所以動之皆心審其幾于發審其幾于發費之至于純久則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無在而亦無不在矣此

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審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運按朱子言序不可亂功不可闕誠皆朱子者謂必知盡天下之物而後誠意則終身無誠意之日謂誠意正心逐段做後如何能一以貫之愚謂加以閑行之先行又跳知之境不知無以為誠而離意亦無以為那心之見處為意而誠之乃曰真知皆之道焉見一步行一步所見又進一步知日進則養月情而所誠亦日異而歲不同心正身修誠于已家齊國治天下平誠于物故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無非知也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無非誠也中庸止言誠身大學不言心何以正身何以修

而于平天下惟言先慎乎德然則何以知何以行亦推于此誠之者自精之日熟之而已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僻敖讀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此謂愛之惡之各心而行之者身敵之者家極言身心與家之相關也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碩叶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運謂物有本末修身爲本故所好所惡之及于人者本末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必自慊而毋自欺者本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乃當其則而不差者而要必自淸其好惡之源始彼辟于好惡者豈不謂心之所發當如是誠哉推物之不格故知有不兢而所謂誠者亦非也然則心何以正身何以修亦推曰致知格物以誠其意而已故人目之序雖有後先而要其兼修交進者原不分異事異時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身修則家可敎矣○不出家而成理有所通化有自起也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悌通弟子之弟則上聲長上聲後俱放此○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敎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

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先以理有所通言之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凡中之放此○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彊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孝弟慈皆性而具故無不誠今文貞謂能事君長乃能使衆與中庸獲上治民同義亦通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乃以化有自起明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以堯舜証仁讓桀紂証貪戾恕者心之用忠其本也能忠則誠正以修其身而家可教矣君子有治國之責固不能不非諸人求諸人而不誠正以修身則不忠而亦無以爲恕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周南桃夭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蓼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倍悖通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還謂平天下之道不外遂其生復其性兩端孝弟慈之理民性所自有也上以身先之而民自感發而興也定然動其心非難動而遂其心為難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使之各遂其生而各遂其孝弟慈之願是百姓之以仁遂也非絜矩烏能周備若此乎 上章言絜此言絜矩蓋天下甚大 絜不足以盡之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

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先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推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

天下僇矣節讀截○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于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爲天下之大僇矣○通疑此辟只是偏未到拂人之性僇只是見訕辱違逆亦未到身弒國亡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凡詞失者故此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通謂能明其德以及民命之所以新也不慎其德以失民命之所以失也此一言得失見天命觀予民心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

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因言人土而併及財用又因以明物有本末之義明德而自無認一本末之象也慎德而自有財一用亦一本末之象也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本無二本末不一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背通○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民情所好莫重於利所惡莫重於專利故指明之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反覆丁寧之意至深切矣○此二意得失見天命覩乎君德也楚書曰

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貴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書个作介兮作猗寔作是斷丁亂反媢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通謂此三節皆因引康誥而類及之善則得之則宜惟善以爲寶矣仁親孝弟也保子孫黎民慈

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迸讀爲屏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有此娼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因上秦誓復申民之父母見有容之能保民者必民所好娼疾之不能保民者必民所惡能絜矩之仁人必以民心爲己心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註當作慢聲之轉程子謂當作怠字之訛也並通遠去聲凡有意離之放此○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災字夫音扶凡語辭做此○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節南山之意○逆謂情可撫而性不可拂情有私而性則皆善

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此三言得失見天命人心總繫于君心之誠否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必以實心體貫理而後謂之誠故于吾心有毫末之不盡非誠也于物理有毫末之有遂非誠也誠之用好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發已自而忠也誠之本也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循物無違自已以及天下信也誠之通也物有本末斯物物之求有終始欲然後以治人必先慎德以修己此其先後不可不知也誠能慎德則貫乎絜矩矣天下之平豈在明明德外哉故大學之實功在誠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之道也章內三言得失而要歸忠信忠信者德之所由能慎而矩之所由能絜此三綱八目之統會也又釋經之特歎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

矣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朱子曰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忘身以殖貨○不外本內末故財散然財散而民則聚也反是則財聚而民散矣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此以事之必有終形貨之不悖出民之聚者財究未嘗散也仁者德之聚也不慎德焉能仁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

利也乘去聲凡乘乘放此其居之則平聲斂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孔卜乃命爲大夫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善之之善去聲善者之善上聲後並放此○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務財用之小人民之所惡也而彼善之則所好拂人之性而于善者必不知好矣天菑至而不離人害不而不恤不恤其德天命人心無不失也君子明乎義利之分則非以義求利而言利之害又必至此可不重以爲戒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此朱子明大學與中庸相貫也運細玩之大學經言明德而傳舉明命以探其原經言誠意而傳揭慎獨以提其要縷詳三綱八目而傳歸之忠信以統其全三者傳之特筆皆子傳心之要也子思受之故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明命之旨也曰莫見莫顯曰內省慎獨之旨也曰所以行之之者一也曰至誠為能盡性盡人物之性則于忠信之旨尤加詳焉孟子受之曰性善陳天命也曰利與善之間曰幾希明謹幾也至於思

誠一章則其得于子思者尤為明著然則
後世有志聖賢之學者其尚用力于斯哉

禮記卷之一終

禮記卷一之二

子朱子章句　任啓運附按

中庸 孔本第三十朱子入學禮第十二今定爲禮記第二 朱子曰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于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終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尊聞之先君子常以爲大學者此篇之戶庭而此篇則大學之閫奧也今亦本程氏別爲章句云運按孔叢子言中庸四十二篇後人兩有分合然總不若朱子三十三章之當也首章總目末章總收中分三大支第一支言達德第二支言達道第三支言誠誠有是德乃能行是道是前後二支皆爲中一支設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

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蓮謂言道者溯而上之極於天止矣天也者無外之名天以上不容說也至于性則就物言之故其文從生從心蓋天無心生物卽其心所生之物因各得此生生之心以爲心是卽其性矣無知也而知卽從此出無爲也而爲卽自此行故道之文從辵從首謂達于是始也太極以上不容說故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生以上不容說故子思曰率性之謂道若理乃玉文細密之名孟子言始條理子思言文理密察孔子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皆就分別細密處言之非太本成

原之名也。朱子言天即理性即理與易言性命之理同言渾然中即具此秩然之理耳或乃謂先有此理乃有是天謬之謬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illegible]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illegible]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運按此統體之功由動而靜一以貫之者也須臾不離則純亦不已矣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凡皆見之見放此。○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于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于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運按此關鍵之地樞要之功

蓋在動靜之交也閑其邪斯存其誠人欲遏則天理存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如字中節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涯按仁義禮智所性之道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情也愛惡欲懼所性之人心喜怒哀樂其情也不言仁義禮智即人所共信其有者明之喜中節即仁怒中節即義樂中節即禮哀中節即智人心發道心而出在喜怒哀樂斯形則未發時非無也寂然之中無所不有非天命之而誰畀之哉則因是可以識性情本乎性性本乎天性為吾身華動之本天為萬物性命之本也謂欲識之之為得而翫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

約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于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于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還接致者推而極之然非有加于性分也所性之理必如是而後盡稍不至節數焉而位育之效又不待既至而有也隨吾分之大小學力之淺深而奏焉天君泰百體從一身之位育也父母順家室宜一家之位育也君君臣臣民得其安物得其所一國之位育也三辰明入風序河岳懷柔外內順治天下之位育也德日進業日廣各如其人之自為故以堯舜之聖而朱均之子共驩之臣不得于位育借庇焉其不致中和者自在朱均共驩也春秋戰國紛已接踵而孔孟一治比列禹周其致中和者自

在孔孟也學者自致之自驗之其必有悠然有餘浩然自足者矣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人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通按此章全書之冒其下分三大綱以明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朱皆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

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運按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時蓋時者天命之流行也與時偕行豈易言哉故以仲尼之聖而假年學易戒慎恐懼如是乎無已也若曰我能隨時處中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則已為無忌憚之小人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運按此為第一支之首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節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智同後凡知行之知平聲知仁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禀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道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蓮按行由于知而知之進亦由于行饑之于食寒之于衣必求其得此行之由于知也由其途乃識其途之險易入其室乃識其室之深廣此知之由于行也行日進知日進也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蓮按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醉死夢生而不自覺若此多矣吁可懼哉

右第四章迺按通上二章見中庸惟君子能之餘不特小人反是凡知愚賢不肖皆不能以起知仁勇之意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

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遡按承上章見必如舜之大知然後能行也舜生知者也生知則自安行矣由仁義行皆由明物察倫出故曰生知安行者知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音古擭胡化反阱之性反辟避同期非同○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illegible]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之矣回孔子弟子顔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顔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運按承上章見必如回之能守然後爲眞知也顔子利行者也利行而學知乃不虛矣不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雖知猶不知耳故曰學知利行者仁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運按賢知者其資開近而愚不肖者亦力可勉若義之精則非知之無過不及不能而知與愚均無與仁之熟則非行之無過不及不能而賢與不肖均無與矣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强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敎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進按南北皆偏而子路剛强須北方之氣故辭氣抑揚若此若以告冉求必不然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矯强貌詩矯矯虎臣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

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于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運按南北之強俗也和而不流乃能處俗而不變于俗然立身者化俗之本必先自立于大中而無少偏倚者乃能之至于達而兼善斯能變俗即窮而獨善亦終不變于俗則不倚之至矣

右第十章 運按承上章言中庸雖不可能而勇于擇則義可精勇于守則仁可熟不能而求至于能之事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漢書作索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竊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運按賢知之過不患其不能强特患强其所不當强耳故

其悞每在始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已止也此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運按愚不肖之不及知原不負行更不力不患强所不當强特患于所當强終不能强也故其難倍見于終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蓋仁之至不積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運按依則與之爲一不徒遵也不知不悔不見是而無悶有述非所析也正夫子之事而猶曰唯聖者能之聖不自聖正以允執厥中與時偕行之難也然則君子而時中者必夫子哉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 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

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運按自仲尼曰至此爲第一支以德言解能知者不知不能以月守者不仁中庸不可能者無勇必該知仁勇之全乃爲德之盛而道于是乎明行也故言德而以孔子結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運按天命之性天下之大本隱也率性之道天下古今所共由費也就性以言道固隱而費矣若就道而言則物物各具一道費也而天命之性自行乎其中隱也乃費而隱矣道如是修道之功亦如是故由博學而人先得其所爲費漸反說約次求其所隱至于下學而上達盡人以合天而不顯之德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同則君子之體道亦費而隱矣

夫婦之道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于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進按就人言則愚不肖小而聖人大就人與天地言則聖人亦夫婦小而天地大矣聖人所不知能者自人視之惟聖人為能盡道其不知能者必技術之微務地之異耳自聖人自視則人倫日用之常其不能盡者正多蓋道無盡終身由之無盡也人所憾於天地者大約在氣數之偏若覆載生成之理固無有憾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連按此言夫婦言天地為大為小備有費可指名至于飛躍所至則谷底無物之中皆道所充塞而不可離者供見君子之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止以此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連按此因上下察而切言之知道造端乎夫婦則學必始乎人倫庸之間皆天命也知道極乎天地則學必極乎參天地不外天地位而萬物育非學之成由細由造端而極其至則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學不可以一事之闕一息之停也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連按此為本卷之首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運按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蛐人道不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蛐紓𨑨人張子所爲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運按改而止非苟而止也背乎道不可不改也改而未至乎道亦不可止也道如是而止則治如是而止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

違去也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違拔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有諸己無諸己忠也而后求而后非忠以行恕也若曰人之不能人亦可恕是相率而爲自棄也已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

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通按聖人兩言忠恕即思己之未忠而無以爲恕自反誠切如此眞聖人望道如未見之心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通按通下三章皆承造端乎夫婦對賢知之過言也賢知之過素隱行怪但求之高遠視子臣弟友之事以爲卑近而不足爲不知孔子大聖猶自責自修如此徒求高遠者可知所反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通按此因上庸德之行而言子臣弟友之倫人所同也而位各異因其位而俱可以自

蓋不自盡而責人則願乎外矣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去聲凡患難之難放此○此言素其位而行也○翔曰道一而行之者不一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道之一也隨事順理因時處宜行之正不一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凡難易之易放此○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運按君子無不知命然不能居易以俟之恐於道未盡也小人每多徼幸苟不至行險以徼之術于道未大悖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或作鴟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

結上文之意○述按反求諸身已乃正已正乃能自得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放此○述按此因上章而推言之更審言之同此子與弟友而位不同則道交不同茲承貧賤之孝以天下國家養富貴之孝并庶不死患難之矣臣與弟友皆然理析之而愈微心斂之而愈密所謂君子時中也賢知之人負其氣軏肆恣尤恃其才且圖行險而性命之理亡矣不知此卑邇中正有保之無窮行之不盡者而何用願外為哉賢知之過宜知所返矣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述按自邇自卑循序漸進不必索隱行怪也望之以為高遠至之仍卑邇也君子終身卑邇而已若夫愚不肖則畏其高遠不行登也則行之登之亦半塗而廢矣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

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耽詩作湛帑一作孥○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進訓好合合之好也仲脁不形于動靜情欲無介乎儀容樂而不淫乃如琴瑟之靜好也耽樂之久也家道之睽多起于婦人故兄弟之和樂必以妻子好合乃能久宜爾室且宜爾家和氣滿于門內矣樂爾妻且樂爾帑福慶流及于孫矣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于妻子宜于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詩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進按父母之順極之事天明事地察近之則亦夫婦之所與知與能未有夫婦不好合而父母能順者也故曰造端乎夫婦

右第十五章按結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總道造端乎夫婦則君子之為道亦必造端始乎

夫婦易以咸恆配乾坤詩首關雎書稱釐降禮始于謹夫婦春秋記姬歸逆至皆是道也李文貞言夫婦天合之終人合之始其德主智智者仁義之基宋丁謂嘗賭之川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

天命有所不行君子之戒懼慎獨莫切于此亦莫危于此此賢知之所不敢䀹爲易而愚不肖亦未嘗不可用其愼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運謂鬼神卽上天之載天命之所以行而人性之所自來也得卽知仁勇也語其清濁知陽仁陰語其動靜仁陽知陰其大生者仁各正者知不已者勇也能生能長能收能藏陰陽各一其性欲生欲長欲收欲藏陰陽各一其情生之長之收之藏之陰陽各一其功物之旣生旣長旣收旣藏陰陽各一其效性情若良能功者功用效卽造化之迹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言幹

事○運謂生長誠之通收藏誠之復不誠則無物故不可遺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凡齊戒之齊放此○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運謂鬼神只陰陽之氣耳無不自誠也太陽也地陰也日天之陽月天之陰山川之陽淵陵之陰雷自地交天陰之陽風自天降地陽之陰天地無私日月山川風雷無私其氣之屈伸無不誠故無不神有功于人人必祀之其心所不能自已即鬼神使之也若人則形生是鬼神發是魂手足皆知苛癢即魄之神心知四物而皆即神之鬼而食味別聲辨色其養形者又足以生神故人之魂魄死不窮堯舜周孔其誠焉川川神亦為世其餘取精多用物宏者亦不易泯並誠者氣之質志者氣之帥誠有大小志有久暫故氣之聚散因之故有為為世代祀者有一時偶祀者天子祭天地日月

山川諸侯方祀天子七廟諸侯五庶人止及父母其子孫所祀者功德有大小遠近其一在祀之者感格亦有大小遠近誠動于此斯誠應于彼也若夫至愚不肖之人則其死也與禽獸草木同其澌滅而已故月其身已死其鬼不靈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凡審量者放此射詩作斁音亦○詩大雅抑之篇格來矧況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愚按神之格不止承祭時則人之敬亦不止不祭時必不愧于屋漏乃可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不見不聞隱微也體物而不可遺則顯矣顯者功效而不見不聞之中有性情在焉性誠之存情誠之發而功效則誠之著也惟微之中有是誠之體故能體乎物而不可遺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運謂中庸以天命起以天載終此一章其中樞

也天之載鬼神行之天之命鬼神傳之天盡人盡一鬼神也第一支言德第三支言誠此章以德與以誠終蓋上下二支之樞紐關鍵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愚按孝庸德也孝至于舜則德為聖人而尊富貴保從之矣始以孝大而顯大繼以顯大而孝顯大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宗廟饗之并以其親孝于孫保之并以其子孫孝也反覆相因天人一貫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按大德德為聖人也位尊祿富而無名者不榮無壽者不永故又推而極之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愚按同一日之驟而栽者榮而傾者

猶焉同一雨之滋而栽者殖焉傾者朽焉天何心哉曰雨何心哉如其物之自為耳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通節民在下者人在上者德足以宜民人則可嘉可樂而顯矣而要其所以宜民人者豈有徇物干譽之為哉孝弟之道得乎人心之所同然而已故曰孝弟之至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結必得之意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通按通下三章皆承及其至察乎天地乃對愚不肖之不及言也舉本庸德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與能而極其量遂至于此舜起于側微者也故首舉之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任亦積功累仁之事也。○遲按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豈一無憂哉無憂云者就父子論之也文王剏構父之作子前尤藉武周之述下後無憂者係順之至也子思引之以示父母其順之意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曰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戎衣以伐紂也。○按前有大王創作之不惟王季矣并以起下追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

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凡加尊者故此○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若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下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于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謹按禮大傳武王牧野克殷即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居孔氏謂武王只加以王號此周公攝位以王禮改葬非也武王未受命制作之事一出于公故即成之公耳不謂武王崩周公攝王又一追王也觀泰誓止稱文考金縢則一此三王是追王在武王時明矣夏商既王何嘗不祀先公以天子禮而周王迹實肇自太王故特追王所謂禮以義起也尚俗質曰子王是商子始祖常追王國語稱我先王后稷是周于后稷亦追王此不追王后稷因商制也追王太王王季乃周所獨也非受丨天不立廟非受命于王不立廟故夏初四廟無采

周制初五廟有始祖而無文命之王也周初即立七廟以有文武也夏商庶士即祖家爲卿大夫不爲祖父追立廟則猶祭以士庶人故上祭之下達自周始期之喪是旁期孫爲祖期不絕不降旁期以上即旁期不降也父在爲母期十有五月而禫統禰三年以本服言盡服降而哀不降也

右第十八章 運按子思引之與下章通爲一由舜之大孝而及武周之達孝必如此乃爲盡倫盡制之極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運按惟武王周公之孝其盡倫盡制實有以通乎人心之所同然故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舜之孝上通乎天命武周之孝下通乎人心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

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楼塵乎上下以廟祭言上通乎祖宗下通乎子孫臣庶合郊社言上通乎天地下通乎天下之人心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按修祖廟先潔敬也陳宗器重世守也設裳衣象生存也薦時食以追養繼孝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于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

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逑謂序昭穆在東階之賓西面北上以始分之世爲次而下一列之中則序爵不序齒也序爵在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以命數爲次爵同則亦序齒若公有司私臣則在門東北西北面以近門爲上序事則有宰事堂事若贊者至迎食也燕飲皆上酬賓此以子弟之舉觶爲酬始故曰下爲上言以此舉觶代上之酬也交酬惟兄弟之子錯酬乃賓弟子兄弟之子皆舉觶祭于廟燕于寢燕亦立異姓爲賓而逮下丁發老故丁昭穆中又序齒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通謂孝子之子聲不絕于耳色不絕于目心志嗜欲不忘乎心一是做一行禮一奏樂無往不與先王相迎承心之所志皆先王之志身之所行皆先王之事此之謂如生如存此之謂善繼善述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

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于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示諸掌言易見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也。迎按南郊稱昊天上帝北郊稱皇地祇社稷之社以后土配食游氏曰惟聖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一運謂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故郊社禘嘗一也李氏曰兄弟同出于父母父母本兄弟末也宗族同出于祖宗祖宗本族姓末也民物同出于天地天地本民物末也故孝子于父母者必以父母之心為心而愛及兄弟孝于祖宗者必以祖宗之心為心而愛及族姓孝于天地者必以天地之心為心而愛及民物古之制禮者報其親遠其祖宜推之而極於上帝體此之謂仁孝慈此之謂聖明

右第十九章

武王周公之孝亦父母順而已而其極逆按結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之意舜與

遂至于明天察地又何卑邇之非高遠與而爲不作者可謂曰順父母非吾所能知能行吾能知邇已足則則不得半塗而廢也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板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于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爲

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去

聲。仁者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義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運謂天地以生物為心故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生之理以為心故于己欲其生于人亦欲其生卽至禽獸草木亦無不樂其生惜其死者此生理卽心之德卽天命之性也欲其生卽愛之理卽率性之道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最近是親親由此而仁民而愛物以次降焉其施之各的其宜卽義各有定則卽禮見得明卽智行得到卽勇是義禮智勇總一仁也分言之又仁由知生禮以義起親親屬仁尊賢屬義以五倫言則父子兄弟屬仁君臣朋友屬義夫婦之愛屬仁敬屬義以九經言則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屬仁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屬義總言之則仁其所以仁天下總一生理之貫注周流仁外無義義外無仁故學必至合天下以為仁然後吾心體全而與天地生物之心相似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爲政在人

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道謂知人者知人事所當然知天者知天理之本然人事所當然修道也天理之本然天命也而修道必由教而人故即以尊賢之義當之若夫禮即天理之節文天理中原有自然之等殺而非聖人定爲禮制亦無以節之文之而合天理有然之則故由仁義推而下之則曰禮由事親知人溯而上之則曰天也蓋已爲後天敘人紀引其端矣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進按此承上文詳道之目與仁之所以始所以成也道必知之然後能行之故先之以知惟聖人不賴勇而偽知賢人以下則賴勇矣故必合知勇以成仁也然與人言道有五人人不能辭與言知仁勇則人人謝不能矣不知道因達道德亦達德其不能行只少一誠耳豈三德有不達哉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凡勉強之強放此○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

有發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人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困則知勉行爲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通按此中三德之爲達德也天下生安行義而究人宋諸行公用子之言矣矣至矣人可至非達德而何

子曰

舜人固不足以當之也故復以子曰起之子思刪其繁文而不書今當爲衍文也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通按此正困勉之事非困勉下又有此一等也蓋人莫恥乎無恥恥不若人則於學必打於行必力不至知之一成功一其恥未已也故知恥開好學力行之始用好學力行之中要好學力行之終非徒近之於一之矣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按身修則人存爲天下國家斯政舉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齊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按賢師保之官所謂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臣六卿之職爲君腹心豈曰非禮待之其視其具而不莊故曰敬君使臣以禮羣臣孰不當敬待

其地遠而易疎故曰體皆舉重而言百工受役於司空其何以來之在司空此亦舉其綱耳遠人外而蕃國內而行旅商賈皆是若朝聘之賓則在懷諸侯一條內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〇按羣臣該大夫士而止言士之報禮者古者五十命為大夫其未命則皆士又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皆稱士也財與材同王制所謂天子之六工典制六材天官大宰以百工飭化八材也考工記攻木之工攻

輪輿弓廬匠梓車供車輿宮室溝洫射侯飲器之用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桃段供刀劍削刃鎛器斗斛之用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供甲胄鼓鞞皮弁裘韠之用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㡛供繪素染練之用刮摩之工五玉楖雕矢磬供圭璧琢治矢磬之用搏埴之工二陶旊供磚瓦釜甑簠簋之用賓祭喪居服器皆資之士農工賈亦無不賴其器用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齋同去上聲

除之也其自去者則去聲後放此遠好惡斂並去聲旣稟
餼稟許應兩去聲後凡訓相合者放此。此言九經之事
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
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旣稟稱食也稱事
如周禮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
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
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
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臣按修身之事前已詳之
至此則德已成故但表裏動靜收斂整齊以存養之也去
讒遠色賤貨清明其志氣以相受也周公爲大宰聃季爲
司空皆以賢爲大臣餘若五叔無官亦與之以采地使官
之爲內諸侯是位尊祿厚也同其好惡親其親也其其弟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則祿有庶人試大夫則食大夫
之祿以重之也授節委積往來皆有之註互見耳君廣諸
侯四年一朝夏殷五年一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
男服三歲采服四歲衛服五歲要服六歲毛氏謂自一歲
後數之實皆六年一朝也朝之明年小聘使大夫聘一歲

大聘使卿大約十二年君兩朝聘四聘大夫六聘此定制也若王有大事諸侯特至曰會王不巡守諸侯皆至曰同此又以不時為時也聖人仁其身以仁天下自近至遠各如其分曲盡其情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遵按誠其身者立乎九經之先斯行乎九經即貫乎九經之內故行此九經者一部周官其事萬殷而誠則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遵按事者之物行見之身因不能展布於內愧於心道則言行事之源窮則源竭而匱於流也行達道行九經莫不有言焉有行焉行非焉下文獲上信友順親皆達道之事治民則九經之事而明善以誠身則其道必誠之乃先立乎其本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

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李氏曰五常之發如在仁先故學問之道知先而行然五常之具信爲之總故學問之實誠存而德修進援獲上信友順親之道皆貴先立乎誠身謂欲治民先求獲上欲獲上先求信友欲信友先求順親也如此則有爲而爲其所以待君親與友者皆先不誠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音春○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

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進按誠者天之道天誠斯命亦誠故人之性無不誠也不勉而中仁之至不愚而得知之非從容中道不必勉而裕如聖人之德所性而行與天合也擇善固執則盡人亦可以合於天矣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進按學不博則無以盡古今事理之變問不審則無以發吾心之所昧而告亦不詳思不愼則泛濫而無歸或過深而反鑿皆無以得事理當然之本分此三者皆積於平日辨則於當幾之介其是非無一毫之不析也必如此然後可以行此於大學皆將致之事而辨

畧異者曾子爲實故大學言誠正修於行爲備子思則審故中庸言學問思辨於知較密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運按閑勉之功於學不言博記誦皆難不能博也問不言審知識昧無可審也思不言愼杓固罕通原無泛濫穿鑿之患也至於辨則斷不可不明行斷不可不篤困勉者視學利者倍難故以弗能弗措矢其志己千己百奮其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

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運後擇者知執者仁強者勇而此以激厲行者強於行尤見之所謂困知勉行者勇也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皆之亦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博學之以下家語所無疑彼行附文抑此蓋子思所備敏○達君自君子之道費而隱全此爲第二支以道言道無所不在其最切者爲互倫始于家則矣子合兄弟翕斯父毋順達之兩與天下則順乎親乃信乎友復乎上而可以治民常親者尤五倫之親黨也其言爲庸言其行爲庸行語其下則恩夫恩婦可以與知與能言其極則常天明事地察者印在此故以人親聖人則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後

世與倘焉而以聖人自視則孔子且自謂事父未能事父未能矣然聖者能也學聖者亦能也學問思辨則知愚所不能知者可能篤行則賢不肖不能行者可能果能此道則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而人人可能也豈曰唯聖者能之而已哉故言道而以孔子再結之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運按聖人之誠無不明也明在誠中賢人之明未進誠也誠在明後然果至于誠則亦誠而明矣始有異終無異也上二句原其始之分下二句要其終之合

右第二十一章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子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運按此爲第三支之首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運按萬物皆備於我故自全其所受之理爲盡其性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亦盡其性也盡人性如老安少懷舉善教不能賓賢誅惡皆是盡物性如服牛乘馬四靈畜而虎豹驅五穀藝松栢植而荊榛翦斧斤時皆是各如其貴賤大小善惡以處之而無不當也化自無而有亦自有而無有則長之成之也化育者氣氣則不能無過不及故必賴聖人贊之而得其中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運按此言誠者之仁生安之事也前以生安爲知此又以爲仁者進德以知爲先成德以仁爲先也安行固出生知出而仁之至至於參天地且擧萬物而仁之則其知亦不待言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運按氣偏而性之理因以偏如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是也善端發見之偏如見孺

子入井而惻隱發嘑爾蹴爾而羞惡形也始由仁義發見之一端推之以盡其極又由仁義之一德推之以盡四德之全則始而曲終而誠始雖自明而誠終亦自誠而明至於動變化則盡人盡物皆不異生安之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還按此言誠之者之仁學利困勉之事也至於能化則亦天道矣唯天化育唯聖贊之也陳氏曰纔費力便是人道纔不費力便是天道故下章卽以天道言之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還按誠則必形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誠之能動物處卽神其纔動卽幾也故周子曰誠

無爲幾善惡天人一理人幾如此天已應之其必見必動者神之體物而不可遺天機如此聖已知之其必先知者聖心之神與天一也神不可爲而誠可爲誠如其誠自神如其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遥按此言誠者之知盡性之仁至誠之體前知之知至誠之用所謂誠則明也然至誠之明不可學而至誠之誠可學誠如其誠自明如其明也故下章復以人道言之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下道音導凡訓路者上聲行之者去聲後放此○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遥謂誠者天命之性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人與動植皆生而無爲所謂自成也順其性之自然則行之自有當然之路但禽獸草木雖有此道而不能自道如牛馬不能自爲黍稷不能自藝必待人道之即人同具此道而知愚賢不肖各有所偏亦不能自盡其道必待聖人修

以道之也吾生而萬物皆備於我則自盡其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皆吾自盡其性之事耳故成己成物之道皆吾所當自道者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蓮按此節申上道自道之意言人物皆生而自成似無待於我之道之矣而必引為自道者何蓋天命之誠物之所以成其始亦物之所以成其終而此實理全載於實心草木禽獸之心不盡棄人之心多欲卽吾之心一有不實則耳目手足皆為虛器子臣弟友皆為虛位舉凡天下之物皆與吾不相涉老無以安少無以懷草木鳥獸無以成若舉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無一物焉是物之受於天者雖有以成其始而以不誠之故遂無以成其終惟不知道之當自道故至此耳是故君子必以誠之之功自道而盡人性盡物性皆我所當自道也

誠者非自成已而

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即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邁按言誠之之功似専於已而并及成物者何蓋以性分之內爲物備之爲誠原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以事言則成已似內成物似外而以道言則率性之謂道吾生有仁所有知由其體之一而言則反身而誠成已固仁由其用之妙而言則知明處當成物爲知而仁知既皆吾性之所固有則又安能分成已成物爲二道哉故由成已以措之成物而與時偕行自各得其宜也各得其宜所謂知明處當也非知而何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邁按此言誠之者之知誠之而已成自盡其性也仁也誠之之而物亦成盡人物之性也亦仁而曰知者非知之明不能處之當也蓋其斷則由明善而後能實其

善自明而誠也究其極則由成己之仁以爲物之知亦自誠而明也故本節曰誠者而下章亦即以天道中之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運按此承上章明誠者所以能成物之故天命不已聖人亦不已皆無息也顏子三月不違則三月之外未必無息也雖不曰不遠復而即此有不善時已息矣故惟至誠乃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運按惟悠故遠促迫者必不能長久也惟博故厚褊狹者必不能厚積也惟高故明居卑者必不能遠照也亦惟悠故博而高不求小效所施淵博而其德自尊也惟久故厚而明不貪近功所積淵厚而其積愈光也此就聖人功業氣象言之

博厚所以載物

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

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按此乃就聖人功用之及物者言之博厚配地

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按自聖人言之則至誠體也所徵皆用也自所

徵言之則功業之出於聖者猶其體而功用之及物者乃爲用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

變無爲而成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運按地之山川草木形形色色故曰章天之雨暘風雷倏忽即異故曰變然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故其不見不動皆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

物不測此以下從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

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運按天一於健地一於順無有雜也有雜則貳而不可謂之誠天惟一於

健故乾之元亨利貞健於行也坤惟一於順故坤之元亨利貞順而行也至於貞下起元則天地生物之心不息而生物之功不測矣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華藏並去聲卷平聲○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遂謂天地亦有

猶天猶陽地猶陰天猶精地猶形日月星辰即以天地之精爲精而其間又日星陽月辰陰華嶽河海即以地之所爲猶而其間又山爲陽水爲陰山靜陰水動陽也辰謂十二次周禮豫州其鎮華山雍州其鎮嶽山周東西都之鎮故指言之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蓮按此與末章不顯同前言配天配地止以其功業之著見者言之於本體之淵微未及也故於皆指明之於天曰於穆於文王言不顯蓋自前之推言費者約之以歸於隱以起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意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蓮按此章言誠者之見誠者如聰明仁熟不顯男而將如正推

不頼勇而裕如所以爲大勇譬如千鈞之舉人皆切切我獨從容以此重任行此遠道久而不息非神勇而何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聖人之道誠而已矣前言君子之道此乃言聖人之道者緊承純亦不已而言其神贊化其知如神其無息配天地豈不大哉極贊之以起下待人後行之意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通按萬物之有形有質者多附於地而此發育萬物者其峻且極於天地之品物流行者大而乾之統天更大也由吉凶軍賓嘉五禮析之爲冠昏朝聘燕享蒐狩禘嘗大目三十五又析之爲冠有三加昏有六禮祭有朝踐饋食諸節則三百又析之爲升降拜揖進退諸文則有三千愈析愈微而愈見其妙是禮儀小而威儀更小也待其人而

後行總結上兩節○遲按世無聖人萬物未嘗不發育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未嘗不行其間卽此心此理亦原未絶於人心也但世無聖人則物皆自生自死老無以安少無以懷鳥獸於林魚亂於水而人無以自別於禽獸是道之不自行者必待人行也乃行矣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其世變各異其道之行者亦迥殊是道行之而不盡者原未嘗不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文兩節而言也説聚也成也○遲按有一理之不備不可謂聚一理之不造其極不可謂成至德知之盡仁之熟而爲勇之人也下文存心所以爲仁致知所以爲知而以如是之大道毅然肩之非大勇而何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猶燖温之温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

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之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運按上一句其綱下四句其目德性天之道問學人之道也生安之聖其問學由德性出學利以下則非道問學即無以為尊德性也致廣大四句皆道問學之事而問學中就其渾圓已成者言即謂之德性保而守之尊之事也就其散殊用力者言乃謂之問學聚而有之道之事也蓋人之生也得於天之謂德生而具於心之謂性萬物皆備於我本自廣大原無物欲之污本自高明自有私意之蔽而狹小焉有私欲之累而卑暗焉川而學之功以袪其蔽滌其污則致廣大極高明正以道問學之功尊之也蓋由問學來者原非有加於德性廣大高明之外則問學正以致之極之耳前日未知而今已知前日未能而今已能則由問學來者已成德性而溫之敦之崇所

以尊之矣必廣大而精微乃有所容必高明而中庸始知所擇必故不忘而新乃得其益必敦不薄而禮乃不徒文此致知必先存心盡精微而廣大乃不虛道中庸而高明乃不過知新而故乃不自貴崇禮而厚不太懲此存心之又必致知精微愈見其廣大中庸愈見其高明未知見爲新知之即成故未崇見爲禮崇之亦爲厚此致知之原閡存心也知其當保當聚是知實能保之聚之凡行又分之則致廣大盡精微是知極高明道中庸是行溫故知新是知敦厚崇禮是行而以爲存心致知者道問學以日知其所亡自明而誠之事尊德性以無忘其所能誠之者之人道究與誠者之天道一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運謂不職衙知作君作師作大責重不倍者知遵道遵路分義當然足以興與道皆出足以容與道皆藏明乎時而燭其理哲者當事又審其幾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遜按此章言誠之者之勇尊德性以存心仁之事也道問學以致知知之事也以如是之至道而欲以一身凝之非大哉而何乎於在上在下處治處亂無不明且哲焉則亦自誠而明矣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按天子以聖人居上位而當制作之時者也非是則當以愚賤自安不可以生今反古也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起下今用之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

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按此以有位無德形聖人有德無位起下吾從周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通按上章言誠者誠之之者之合將以孔子之祖述憲章特之而復申上不倍不驕之義者見孔子生周之衰値文之弊其禮當議度當制文當考而孔子又實有創作之德創作之才可以建天地考三王而不敢者特以無位故耳故必如孔子乃可爲不倍之極則所謂君子而時中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

國不與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運按重君子不驕之心視為重也勿謂民愚其與知者心與天地鬼神相通勿謂民不肖其與能者即與三王後聖共貫不敢以輕心視之謂條吾所合莫予違也若所議所制所考考之三王而稽參建之天地而稽俟則民不信從而民之過上寡使然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運按君子修德凝道固

行制作之本矣而其將制作也又必反而本之身謂可爲民法則否出而驗之民謂果於民信從否偏參之上下古今果悉協而無遺否其皆善也然後制作焉正以此民心皆與天地鬼神相通理皆與先王後聖共貫我身不至此心此理之極卽不足使民信從此之謂重此之謂不驕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〇按三王已往而後聖未來天地有形而鬼神無象似俟之質之較難然天者百神之宰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三王者百世之師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百世可知也蓋天不變則道不變君子知天命之本然又知人事之當然其窮理盡性者自人以達天其仁育義正者又本天以治人則其制作自有當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矣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〇按動以威儀言卽後章見也動身

之禮行身之度言身之文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射詩作斁音妬○詩周頌振鷺之篇斁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運按彼無惡則遠有望此無射則近不厭永終譽則世道世法世則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惟夙夜之中尊德性道問學以知天而知人也不然不能蚤有况永終乎君子自是如此所謂不驕也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運按為下不倍明舉孔子以貫之此不言者孔子不得位也然已曰考三王而不謬矣此非孔子其孰當之李文貞云有位者得志加乎民禮度文是也無位者修身見乎世動行言是也容貌威儀動無非禮處物治事行無非度聲氣辭令言無非文人了一言一動為萬世師則亦不待有議禮制度考文之權而百王之禮樂在是矣故必

如孔子乃爲不驕之極則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李氏曰祖述憲章所以考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所以建天地而不悖史氏曰堯舜文武流之天下國家者皆上律下襲之事遞按上律下襲不分兩事如時如暑宜葛寒宜裘便是一定之理冬則秉夏則葛便是自然之運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蔡按天地大則四時日月皆小無不覆載爲之大錯行代明用之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

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甚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遯按萬物者道之形道者物之宰萬物之並育即道之並行萬物之不害即道之不悖特萬物可見而道不可見耳所謂體物不遺誠之不可揜也天地之大德日生天地生萬物而四時日月爲之用是天地大而四時日月小也若以所生之爲物視四時日月則四時日月猶天地之大用四時日月道而飛潛動植皆物又四時日月大而萬物小矣若以而育並行觀不害不悖則所以並育並行者由於天地之理之一所以不害不悖者由於天地之分之殊大德敦小德之化小德自大德而流而本之一者大分之殊者小矣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遯按此三支以誠言天下之達道達道所以行之者三知也仁也勇也所以行之者一誠也不誠則不成其爲知仁勇而達道亦無以行矣孔子生知安行而自言十五

志學及七十從心不踰等不間斷且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當困勉者然以誠者之聖用誠之之功使後之困勉學利者皆有所準則故夫天道人道之合未有如孔子者也故言誠而以孔子三結之其下二章又以申此章之義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別音必凡分別放此○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運按此一節先言小德所性之德渾然而已分之則生知安行爲三又分之則仁義禮智爲四又分之各得四焉則德也而小矣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以知來知以藏往寬裕之發務神之服溫陽之舒矣陰之順發奮於始發行於外剛主乎內毅持其終齊心不雜莊容不惰中其

行無過不及正其立不偏文條理畢具理緻密不淆密無毫髮之疏察無疑似之惑大抵每四德皆先深而後淺也此皆心之用故朱子曰以在表者言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遜按此一節乃言川流溥謂聰明及寬裕諸德無所不備博又其所備者根源甚大也淵其源無盡藏泉其本無止息當聰當明當寬當裕者臨時出之無往不聰無往不明無往不寬裕者時時出之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遜按言其溥如天之日月雷霆風雨霜露無不備言其博如天之日月明照四海天之雨露滋潤萬物言其淵如淵之靜深莫窺其底泉如淵之有本藏於不竭也見容貌威儀言發號施令行接人應務皆其所時出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凡無心自及者放此○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按言聲名則見言行所不及也而蠻徼北渠貊則東西可知凡有血氣者貫胸長股跂踵所胲人形不全亦不得謂之民也而有血氣則血陰氣陽凡陰陽之氣即具天地之性故莫不尊親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焉於虔反○凡不然之辭放此○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

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眞實無妄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運按此一節先言致化大經道也大本性也化育天命也至誠之經綸由大本出經綸其化大本其致之者也至誠之立本由知化出立本其化知化其致之者也而天地之化育又何自出哉天地之至誠又其致之者也天地以至誠致其化而化育之命從此出聖人以至誠致其化而率性之道從此出聖人之經綸與天地之化育同功立本與天地同體故自無不知也聖人之經綸立本安行聖人之知化生知安行由生知出一以貫之自源而流無所倚也若誠之之聖人則必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有所倚矣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運按此一節乃言大德君臣父子道有五而總一仁仁其大德也知仁勇德有三而總出於命命其大德也性命各正而總統於乾元天其大德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運按至誠至聖非二人也就其德言曰至誠就其有此德者曰至聖故朱子云此只以表裏言蓋聖則其見誠則雖名故觀其表則夫人見其如天如淵而民莫不敬信即凡有血氣亦莫不尊親也觀其裏則其淵其天者非實聰明睿知達仁義禮知之天德不足以知之矣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運按此二章乃以終費隱之義達道九經費也所以行之者一隱也由達道九經普之至於莫不尊親費之至也由達道達德而約之至於其孰能知隱之至也達道之大原出於天無不誠也達德之大原出於天無不誠也然在天無不誠之理而在人有不誠之心心有不誠則德

非其德而道亦無以自行矣誠者聖人也天也誠之而能有誠亦聖人也人而天也能為天下至聖之人則必能體天下至誠之道故第一支以唯聖者能之終言誠者之能以立誠之者之準也第二支以果能此道終言誠之者之能以示所由至於誠者之路也第三支以天下至誠為能盡性始誠者之能也以幽能行誠之而極於能化誠之者之能一誠者之能也以至聖為能始至誠為能終聰明五者誠於德經綸大經誠於道唯誠者能之唯誠之以至於聖亦能之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理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裳褧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

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遲按君子有為己之心非徒心也有是心則有是事實有為己之功故成此錦以不務外故闇然以實有之故日章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積而至於篤恭闇然之至而天下平日章之至闇然之至其天其淵人莫能知日章之至如天如淵莫不尊親也此一章之大指下乃詳言之又按中庸君子小人對舉者三為人小人之始行險小人之習至無忌憚則小人之極為己君子之心居易君子之功至時中則君子之成也立志殊而終身迥殊矣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遲按此乃指其功所由始遠之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也風之自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也微之顯由未發之中而萌於意所謂莫見莫顯也故下遂以謹獨之事繼之為己之心貫所成德之始終而知幾則入

德之始事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昭詩作灼○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賦[illegible]潛伏隱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謹按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未有不知幾而能謹幾者知微之顯其知發也內省不疚其謹幾也入德之功由知幾而始爲己之事以愼獨爲先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凡相視相助俱放此○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首章本天命而下及人功故先以戒懼統其全後以愼獨提其要此章從下學而上達天命故先以愼獨提其要後以敬信統其全擧至無往不敬則敬誠而心正身修擧統之矣

詩曰奏假無言

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奏詩作鬷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通按已敬信而人自化所謂威之自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本訓旨不顯此借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通按內省敬信皆恭也篤恭者自愼一日用云動之敬信以至於不言動而亦敬信馴至無所用敬而自無不敬焉則敬身以敬家敬家以敬國而天下自平所謂遠之邇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柄山丙二節○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李氏曰無聲無臭非窈冥默之謂蓋天命之體純粹以精其心則普爲物而無心其用則利天下而不言淡然無聲臭之可窺此天德之所以爲至誠而達乎天德者於是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讀者其可不盡心乎○愚按此章與第一章相應該一部中庸在內侯氏

謂內序人德成德之敘者得之運謂天命之性自
天而之於人者也上天之載書人以復乎天者也
者章仰言聖神功化之極見非是不足為學之成
所以立其極大學所謂知止也末章復言下學為
已之始見非是不足立學之基所以端其本大學
所謂知本也首章由天以及人先戒懼而後慎獨
由全功以指其要末章書人以合天先內省而後
敬信由其要以進於全也由賞怒至不賞怒而民
勸民威則和之至由敬信至篤恭則中之至首章
先中後和自體而達用所謂顯諸仁也末章先和
後中無用之非體所謂藏諸用也李氏曰此與首
章相為首尾而總括全篇蓋首章論體道之要而
末不顯不聞曰隱微推本於未發之初求端於學
動之際皆所謂不見是罪自訟而自修非人所能
與所以然者天命之性其本體原若是也是以學
則之事盛則妓於外盛則一於中妓於外則表暴
而有儀　於中則收斂而集形自立心之始而至
於盛德之至雖幾微高下不同而其心則一故壓

人不顯之妙與天合德而方其闇然淡簡即無聲無臭之體而達於天德之基也此書以中庸名篇者此理原於性命行於道教推其誠實而無妄是以至中而至常學道者以眞實無妄之心求之則內無隱怪之慕外無功利之貪淡泊五常無聲色臭味之可娛然後可以明庶物察人倫而返乎性命之眞矣故無聲無臭者微妙之至即中庸之極也

禮記卷一之二終　　門人德保校

乾隆歲次癸巳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鐫